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濟七

唐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債負篇第六十五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濟七

夫勸善懲過大士常心捨惡爲福苦薩恒願是以善惡之運業猶形影之相須債負之殃各植三報之苦果或有現負現報或有現負次報或有現負後報如是三時隨負一毫拒不還決定受苦是故經云偷盜之人先入

地獄畜生餓鬼後得人身得二種果報一者常處貧窮二者雖得少財恒被他奪斯言有徵省已爲人也

引證部第二

如法句喻經云昔佛在世時有賈客名弗迦

沙因入羅閱城分衛於城門中值新產犧牛所舐殺牛主怖懼賣牛轉與他人其人牽牛欲飲水牛從後復舐殺其生其主家人瞋恚取牛殺之於市賣肉有田舍人買取牛頭貫檐持歸去舍里餘坐樹下息以牛頭挂樹枝須臾繩斷牛頭落下正墮人上牛角刺人即時命終一日之中凡殺三人瓶沙王聞之怪其如此即與群臣往詣佛所具問其意佛告王曰往昔有賈客三人到他國內興生寄住孤獨老母舍應與雇舍直見老母孤獨欺不欲與同老母不在默去不與母歸不見客即問比居皆云已去老母瞋恚尋後逐及疲頓索直三客逆罵我前已與云何復索同聲共歎不肯與直老母單弱不能奈何懊惱而呴我今窮厄何忍欺舐願我後世所生之處若

當相值要當殺汝正使得道終不相置佛語
瓶沙王爾時老母者今此牸牛是也三賈客
者弗迦沙等三人爲牛所觝殺者是也於是
世尊即說偈言

惡言罵詈 橋凌憮人興起是行 疾怨滋生

遜言慎詞 尊敬於人乘結忍惡 疾怨自滅

夫士之生 父在口中所以斬身由其惡言

又出曜經云昔罽賓國中有兄弟二人其兄

出家得阿羅漢弟在家中治修居業時兄數

來教誨勸弟布施持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

死生善處而弟報曰兄今出家不慮官私不

念妻子田業財寶我有此務而兄數誨不用

兄教後病命終生在牛中爲人所驅馱鹽入

城兄從城中出遇見之即爲說法時牛聞已

悲哽不樂牛主見已語道人曰汝何導說而

使我牛愁憂不樂道人報曰此牛前身本是我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債故墮牛中以償君力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友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牛聞感激至心念佛自投深澗即便命終得生天上受極快樂以是因緣若人負債不可不償又成實論云若人負債不償墮牛羊驢鹿驢馬等中償其宿債

又百緣經云佛入舍衛城乞食至一巷中逢一婆羅門以指畫地不聽佛去語佛言汝今

第三

還我五百金錢爾乃聽過若不與我者終不

聽過佛默然住不能前進波斯匿王等聞佛

被留難各送珍寶與婆羅門然不肯受須達

聞之取五百金錢與婆羅門乃聽佛過比丘

問佛何緣乃爾佛言過去波羅奈國梵摩達

王太子名善生遊行見一戲人共輔相子樗
蒱賭五百金錢時輔相子負戲人錢尋索不
償太子語言彼若不與我當代償後竟不償
從是以來無量世中常爲戲人從我索錢佛
言昔太子者今我身是輔相子者今須達是

昔戲人者今婆羅門是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罽賓國中有阿羅漢名曰
離越山中坐禪時有一人失牛遂蹤至離越
所時值離越煮草染衣即自然變作牛皮染
汁自然變作牛血所煮染草變成牛肉所持
鉢盂變作牛頭牛主見已即捉收縛將詣王
所王即付獄經十二年恒與獄監飼馬除糞
離越弟子得阿羅漢者有五百人觀覓其師
不知所在業緣欲盡有一弟子觀見師在罽
賓獄中即來告王我師在獄願王斷理王即

遣人就獄檢校使至獄中唯見有人威色憔
悴鬚髮極長而爲獄監飼馬除糞使還白王
獄中都不見有沙門離越弟子復白王言願
說教有比丘者悉聽出獄王即宣今有僧悉
遣出獄離越聞已鬚髮自落袈裟著身踊出

清七

虛空作十八變王見是事五體投地白言尊
者願受我懺尋即來下受王懺悔王即問言
以何業緣在獄受苦離越答言我於往昔亦
曾失牛遂蹤誣他經一日一夜後墮三塗受
苦無量餘殃不盡今得羅漢猶被誣謗以是
因緣一切衆生應護口業莫誣謗他離越昔
所誣人是辟支佛以是因緣故得此報依法
華經說謗誦經人若實若不實現世得白癩

病

又毗婆沙論云曾聞有一女人爲餓鬼所持

即以呪術而問鬼言何以惱他女人鬼答之
言此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世中而常殺我
我亦五百世中斷其命根若彼能捨舊怨之
心我亦能捨爾時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捨
怨心鬼觀女人雖口言捨而心不放即斷其
命

又雜寶藏經云目連至恒河邊見五百餓鬼
群來趣水有守水鬼以鐵杖驅逐不得近於
是諸鬼逕詣目連禮目連足各問其罪一鬼
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渴先聞恒河水清且涼
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藏焦爛臭
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答曰汝先
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
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以求財利
迷惑衆生失如意事復有一鬼言我常爲天

第七

三

祠有狗利牙赤白來噉我肉唯有骨在風來
吹起肉續復生狗復來噉此苦何因目連答
言汝前世作天祠主常教衆生殺羊以血祠
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償之復有一鬼
言我常身上有糞周遍塗漫亦復噉之是罪

何因目連答曰汝前世時作婆羅門惡邪不
信道人乞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著上持與道
人道人持還以手食糞汙其手是故今日
受如此罪復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喉
手腳其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連答
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
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餓困衆生復有一鬼言
我常趣溷欲噉食糞有大群鬼捉杖驅我不
得近廁口中爛臭飢困無賴何因如此目連
答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供養衆

僧供辦食具汝以麤供設客僧細者自食復有一鬼言我身上遍滿生舌斧來斫舌斷復續生如此不已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道人衆僧差作蜜漿石蜜塊大難消以斧斫之盜心敢一口以是因緣故還斫舌也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七枚熱鐵丸直入我口入腹五藏焦爛出復還入何因故受此罪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沙彌行果蓏子到自師所敬其師故偏心多與實長七枚復有一鬼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清七益心取二番挾兩腋底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癭丸極大如甕行時擔著肩上住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稱小斗與他重稱大斗自取

常自欲得大利於已侵剋餘人復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眉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恒作魁賸弟子若殺罪人時汝常歡喜心以繩著鬚挽之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針入出我身受苦無賴何

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調馬師或作調象師象馬難制汝以鐵針刺腳又時牛遲亦以針刺復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然懊惱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常生妬心伺欲危害值王卧起時所愛夫人卧猶未起著衣即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油即以灌其腹上腹爛即死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常有旋風迴轉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

或時實語或時妄語或誑人心不得隨意後

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脚手眼耳鼻

等恒爲蟲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故爾目連

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他兒胎復有一

鬼言我常有熱鐵籠^七籠絡我身焦熱懊惱何

因受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掩捕

魚鳥復有一鬼言我常以物自蒙籠頭亦常

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故爾

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姪犯外色常畏人見或

畏其夫捉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恐怖

相續復有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肩上常有銅

瓶滿中洋銅手捉一杓取自灌頭舉體集爛

如是受苦無數無量有何罪咎答言汝前世

時出家爲道典僧飲食以一酥瓶私著餘處

有客道人來者不與之去已出酥行與舊僧

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人藏隱雖與
不等由是緣故受此罪也

譬喻經云昔外國有人死魂還自鞭其屍傍

人問曰是人已死何以復鞭報曰此是我故

身爲我作惡見經戒不讀偷盜欺詐犯人婦

女不孝父母兄弟惜財不肯布施今死令我

墮惡道中勤苦毒痛不可復言是故來鞭之

耳依無量壽經云憍梵波提過去世曾作比

丘於他粟田邊摘一莖粟觀其生熟數粒墮

地五百世作牛償之頌曰

貧富交舛 債負相違 舉貸鉢拒業結恒馳

心無悔償 苦報何疑 墮斯惡道長夜無歸

感應緣略引十

漢沙門釋安清

晉沙門釋帛遠

梁南陽人侯慶

隋揚州人卞士瑜

洛州人王五戒
冀州人耿伏生

唐鄭州婦女朱氏

汾州人路伯達

雍州人程華

潞州人李校尉

雍州婦人陳氏

漢雒陽有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

清七

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剋

八

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有群鷗忽謂

伴曰鷗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僞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窮理盡性自異而此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

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

同學行達鄭亭湖廟此廟舊有靈威商旅祈

九

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

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

莫不攝影高同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

清七九

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驚愕

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與子俱共出家

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鄰亭廟神

識宿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怨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

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

命過當受惡形我若有力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年少垂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頸受刃

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盈路莫不駭其奇

命過當受惡形我若有力必當相度既而遂

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年少垂手拔

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

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頸受刃

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盈路莫不駭其奇

命過當受惡形我若有力必當相度既而遂

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年少垂手拔

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

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頸受刃

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盈路莫不駭其奇

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
瞋恚故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
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
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
千匹并雜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

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
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
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
胡語數番贊喚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
高即取絹物辯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
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
達豫章即以廟物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
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祝願忽然
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鄭亭廟神得
離惡形於是廟神歇滅無復靈驗後人於

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
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
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敘宿
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
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恨前愆厚
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
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
客類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
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

晉長安有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才

齊

十

思雋徵敏浪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
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祖至晉惠
之未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
刺史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義屢屈深恨向
輔所譖輔收之行罰衆咸怪惋祖曰我來畢

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

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後與輔爲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遂鞭之五行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道俗流涕衆咸憤激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雖有才解而酷不以

理橫殺德僧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亂

而斬焉管蕃亦卒時有人姓李名通死而更

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

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旣瞋不自忍乃作

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豐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高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

卷之十一

十一

殆異也其見稱如此

右二驗出
梁高僧傳

梁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尺餘慶有牛一頭擬貨爲金色遇有急事遂以牛與他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

充金色馬氏寤覺而心不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餘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隣隣里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瞻尚書右僕射元慎聞里內頗有怪異遂改塉財里

爲齊諧里也

見洛陽寺記也

隋揚州卞士瑜者其父在隋以平陳功授儀同慳恪嘗雇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卞父鞭之皆怒曰若實負我死當與我作牛須臾之間卞父死其年作牛孕產一黃犢腰有

黑文橫絡周帀如人腰帶右跨有白文斜貫
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爲負
我犢即屈前膝以頭著地瑜以錢十萬贖之
牛主不許死乃收葬瑜爲臨自說之爾

隋大業中洛陽有人姓王常持五戒時言未

然之事間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當有
人與我一頭驢至日午果有人牽驢一頭送
來涕泣說言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
嫁而母亡二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
乘驢而往墓所伊水東欲渡伊水驢不肯渡

清七

十二

鞭其頭面破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
失其驢還本處其日妹獨在兄家忽見其母
入來頭面流血形容毀頓號泣告女我生時
避汝兄送米五升與汝坐得此罪報受驢身
償汝兄五年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

兄鞭捶我頭面盡破仍期還家更苦打我我
走來告汝吾今償債債垂畢何太非理相苦也
言訖出尋之不見其母兄既而還女先觀驢
頭面傷破流血如見其母傷狀女抱以號泣
兄怪問之女以狀告兄亦言初不肯渡及失

清七

十二

還得之言狀符同於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
啼淚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
爲食草驢即爲食既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
遂備粟送王五戒處乃復飲食後驢死兄妹

收葬焉

二驗並出
冥報記

隋冀州臨黃縣東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資
產隋大業十一年伏生母張氏避父將絹兩
匹乞女數歲之後母遂終亡變作母豬在其
家生復產二胎伏生並已食盡遂便不產伏
生即召屠兒出賣未取之間有一客僧從生

乞食即於生家少停將一童子入猪圈中遊

戲猪語之言我是伏生母爲於往日避生父
眼取綃兩匹乞女我坐此罪變作母猪生得
兩兒被生食盡還債既畢更無所負欲召屠
兒賣我請爲報之童子具陳向師師時怒曰

汝甚顛狂猪那解作此語遂即寢眠又經一

日猪見童子又云屠兒即來何因不報童子
重白師主又亦不許少頃屠兒即來取豬猪
踰圈走出而向僧前牀下屠兒遂至僧房僧
曰猪投我來今爲贖取遂出錢三百文贖猪

後乃竊語伏生曰家中曾失綃不生報僧云
父存之日曾失兩匹又問姊妹幾人生又報
云唯有一姊嫁與縣北公乘家僧即具陳童
子所說伏生聞之悲泣不能自己更別加心
供養猪母凡經數日猪忽自死託其女夢云

還債既畢得生善處兼勸其女更修功德

唐鄭州陽武縣婦女姓朱其夫先負外縣人
綃百匹夫死之後遂無人還貞觀末因病死
經再宿而蘇自云被人執至一所見一人云
我是司命府吏汝夫生時負我家綃若干匹

所以追汝今放汝歸宜急具物至某縣某村
某家送還我母如其不送捉追更切兼爲白
我嬪努力爲其造像修福朱即告乞鄉閭得
綃送還其母具言其兒貌狀有同生平其母
亦對之流涕歎歎久之

唐汾州孝義縣人路伯達至永徽年中負同
縣人錢一千文後乃違契拒諱及執契作徵
遂共錢主於佛前爲信誓曰若我未還公願
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言訖永逾一年而死
至二歲時向錢主家特牛產一赤犧子額上

生白毛爲路伯達三字其子姪等恥之將錢
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與隰城縣啓福
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
止惡竟投錢物布施右三驗出冥報拾遺也

唐永徽五年京城外東南有陂名獨嘉嘴有

靈泉鄉里長姓程名華秋季輸炭時程華已
取一炭丁錢足此人家貧復不識文字不取
他抄程華後時復從丁索炭炭丁不伏程華
言我若得你錢將汝抄來炭丁云吾不識文
字汝語吾云我既得汝錢足何須用抄吾聞
濟七此語遂信不取何因今日復從吾索錢程華
不信因果遂爲他炭丁立誓云誓云我若得
汝錢願我死後爲汝作牛炭丁懊惱別舉錢
與之程華未經三五月身亡即託炭丁牛
處胎後生犢子遍體皆黑唯額上有一雙白

程華字分明人見皆識程華兒女倍加將錢
收贖不與其牛尚在左近村人同見說之

唐龍朔元年懷州有人至潞州市猪至懷州
賣有一特猪潞州三百錢買將至懷賣與屠
家得六百錢至年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

不得字任校尉至懷州上番因向市欲買肉
食見此特猪已縛四足在店前將欲殺之見
此校尉語云汝是我女兒我是汝外婆本爲
汝家貧汝母數從我索糧食爲數索不可供
足我大兒不許我憐汝母子私避兒與五升
濟七我今作猪償其盜債汝何不救我校尉聞此
從屠兒贖猪屠兒初之不信餘人不解此猪
語唯校尉得解屠兒語云審若是汝外婆我
解放之汝對我更請共語屠兒爲解放已校
尉更請猪語云某今當上一月未得將婆還

舍未知何處安置婆猪即語校尉言我今已隔世受此惡形縱汝下番亦不須將我還汝母見在汝復爲校尉家鄉眷屬見我此形決定不喜恐損辱汝家門吾聞某寺有長生猪羊汝安置吾此寺校尉復語猪言婆若有驗自預向寺猪聞此語遂即走向寺寺僧初不肯受校尉具爲寺僧說此靈驗合寺僧聞並懷慙愍即爲造舍屏處安置校尉復留小廳令卧寺僧道俗競施飲食久後寺僧並解豬語校尉下番辭向本州報母此事母後自來看猪母子相見一時泣淚猪至麟德元年猶聞平安

東宮率梁難迪并州人改任
懷州刺史折衝具見說之也

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劉公信妻陳氏母先亡陳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不可具述未後見一地獄石門牢

固有兩大鬼形容偉壯守門左右怒目瞋陳汝何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近門母子相見遙得共語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爲吾寫經女詰嬾欲寫何經爲吾寫法華言訖石門便閉陳還得蘇具向夫說夫即憑妹夫趙師子欲寫法華其師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寫法華未裝潢其人先與他受雇寫經主姓范此生將他法華轉向趙師子處質二百錢施主不知質錢師子復語婦兄云今既待經在家有

卷

十六

一部法華兄贖取此經向直一千錢陳夫將四百錢贖得裝潢周訖在家爲母供養其女陳氏後夢見母從女索經吾先遣汝爲吾寫一部法華何因迄今不得女報母言已爲嬾贖得一部法華現裝潢了在家供養母語女

言止爲此經吾轉受苦冥道中獄卒打吾脊

破汝着吾身瘡獄官語云汝何因取他范家
經將爲已經汝何有福甚大罪過女見母說
如此更爲母別寫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復
見母來催經即見一僧手捉一卷法華語母

云汝女已爲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
因復來敦逼待寫了何須忽急後寫經成母
來報女因汝爲吾寫經今得出冥道好處受
生得汝恩力故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爲婦禮
信心爲本言訖悲淚共別後時勘問前贖法
華主果是姓范范家雖不得經其經已成施
福已滿後人轉質自得罪咎劉妻贖取微得
少福然亡母不得力

陳氏夫劉公信
具向拾遺自說

諍訟篇第六十六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慈言一發則人天含笑鄙語一彰則幽顯
皆瞋將恐聞聲傳惡永隔心目見善懷親長
同赤子既知邪正異蹤善惡分路勸止三毒
之凶言興善和之敬順所以大聖之訓修本
去末即心爲毒主口爲禍器因事成災沿流
惡道未有諍訟違形而存大化也

引證部第二

如中阿含經云爾時祇洹中有兩比丘諍起
一人罵詈一人默然其罵詈者即便改悔憊
清七謝於彼而彼比丘不受其憊以不受故衆多
比丘共相勸諫高聲鬧亂爾時世尊以淨天
耳過於人耳聞祇洹中聲鬧亂聞已從禪覺
往精舍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我今
至安陀林坐禪聞精舍中高聲鬧亂竟爲是

述意部

引證部

十七

誰比丘具述前事白佛佛告比丘云何愚癡之人人向悔謝不受其懺若人懺謝而不受者是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苦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有三十三天共諍說偈教誠言

於他無害心 賖亦不纏結 懷恨不經久
於瞋以不住 雖復瞋恚盛 不發於麤言
不求彼制節 揚人之虛短 常當自防護
以義內省察 不怒亦不虛 常與賢聖共
若與惡人俱 剛強猶山石 盛恚能自持
如制逸馬車 我說爲善師 非謂執繩者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天帝釋共
天阿脩羅對陣欲戰釋提桓因語三十三天
衆言今日諸天與阿脩羅軍戰諸天得勝阿
脩羅不如者當生擒毗摩質多阿脩羅王以

五繫縛將還天宮阿脩羅復作是語當其戰時
諸天不如脩羅得勝者當生擒帝釋以五繫
縛將還我宮當其戰時諸天得勝阿脩羅不如
諸天以五繫縛阿脩羅將還天宮縛在帝釋
斷法殿前門下帝釋從此門入出之時阿脩
羅縛在門側瞋恚罵詈時帝釋御者見阿脩
羅王身被五縛在於門側帝釋出入之時輒
瞋恚罵詈見已即便說偈白帝釋言
釋今爲畏彼 爲力不足耶 能忍阿脩羅
面前而罵辱

帝釋即答

不以畏故忍 亦非力不足 何有點慧人
而與愚夫對
御者復白言
若但行忍者 於事則有闕 愚癡者當言

畏怖故行忍 是故當苦治 以智制愚癡

帝釋答言

我當觀察彼

智以靜默伏

愚癡違遠法

於道則無有

能忍於劣者 是則爲上忍

於他極罵辱 大力者能忍

無力何有忍 無力何有忍

於己及他人 善護大恐怖

知彼瞋恚盛 還自守靜默

自利亦利他 謂言愚夫者

以不見法故 愚夫謂勝忍

未知忍彼罵 於彼常得勝

是名恐怖忍 於等者行忍

於劣者行忍 是名爲上忍

制彼愚夫者 見愚瞋熾盛
齊七

非力而爲力 是彼愚癡力
十九

若使有大力

是則爲上忍

善護大恐怖

知彼瞋恚盛 還自守靜默

於二義俱備

自利亦利他 謂言愚夫者

重增於惡口

於勝已行忍

是名忍諍忍

是名爲上忍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爲自在
主常行忍辱讚歎於忍汝等比丘正信非家
出家學道亦應如是行忍讚歎於忍應當勤
學

又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往昔諸天與阿脩

羅起大鬪戰爾時帝釋告其所領三十三天
言諸仁者汝等諸天若與脩羅共爲戰鬪宜
好莊嚴善持器仗若諸天勝脩羅不如汝等
可共生捉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以五繫縛
之將到善法堂前諸天會處三十三天聞帝
釋命依教奉行爾時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
亦復告諸脩羅言若諸天不如即當生捉帝
釋天主五繫縛之將詣諸阿脩羅七頭會處
立置我前諸脩羅衆亦受教行當於彼時帝
釋得勝即便生捉阿脩羅王以五繫縛之將

詣善法堂前諸天集處向帝釋立爾時毗摩質多羅王若作是念願諸脩羅各自安善我今不用諸阿脩羅我當在此與天一處同受娛樂甚適我意興此念時即見自身五縛悉解五欲功德皆現其前或作是念我今不用

卷七

三

三十三天願諸天等各自安善我願還歸阿脩羅宮起此念時其身五繫即還縛之五欲功德忽即散滅阿脩羅王有如是等微細結縛諸魔結縛復細於此所以者何諸比丘邪思惟時即被結縛正憶念時即便解脫爾時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未戰已前作如是念我有如是威神德力日月宮殿及三十三天雖在我上運轉周行我力能取以爲耳璫處遊行不爲妨礙爾時羅睺羅阿脩羅王自服種種嚴身器仗與鞞魔質多羅王踊躍幻

化諸小王眷屬前後圍遶從阿脩羅城導從而出欲共忉利諸天興大戰鬪爾時難陀憂波難陀二大龍王從其宮出各各以身遶須彌山周迴七匝一時動之動已復動以尾打海令一段水上於虛空在須彌頂上是時帝釋告諸天言汝等見此大地如是動不空中燭鍼猶如雲雨又似重霧我今定知諸阿脩羅欲與天鬪於是海內諸龍各嚴器仗而出復往告六欲諸天各嚴器仗乘空而來須夜摩天王與無量百千萬數諸天子下至須彌山頂上在東面豎純青難降伏旛依峯而立爾時兜率陀天王與無量百千萬衆一時雲集須彌山頂在其南面豎純黃色難降伏旛依峯而立爾時化樂天王與無量百千萬天子下至須彌山頂在其西面豎純赤色難降

七

三

伏旛依峯而立爾時他化自在天王與其無量百千天子下至須彌山頂在其北面豎純白色難降伏旛依峯而立爾時帝釋見上諸天並皆雲集乃至虛空夜又咸皆隨從帝釋前立於是帝釋自著鎧甲與諸天衆前後圍

濟七

二十一

遶從天宮出欲共大戰諸器仗等雜色可愛

皆七寶所成以此刀仗遙擲阿脩羅身莫不

洞徹而不爲害於其身上不見瘡痕之跡唯以觸因緣故受於苦痛諸阿脩羅器仗亦是七寶所成穿諸天身亦皆徹過而無瘢痕唯

觸因緣故受苦痛

又增一阿含經云昔日諸天與阿須倫共鬪

時諸天得勝阿須倫王不如便懷恐怖化形

極小從藕根孔中過佛眼所見非餘者所及

又大集經云爾時世尊告諸龍衆阿脩羅言

汝等莫鬪應當修忍仁者若能離於瞋怒成就忍辱速得十處何等爲十一得作王王四天下自在輪王二毗樓博又天王三毗樓勒又天王四提頭賴吒天王五毗沙門天王六釋天王七須夜摩天王八兜率陀天王九化樂天王十他化自在天王諸仁者若具足忍是人速得如是十處忍辱近果

濟七

二十二

若有諍論議 雜意懷貢高 非聖毀此德各各相求便 但求他過失 意欲降伏彼更互而求勝 聖不如是說

又中阿含經世尊告諸比丘汝莫鬪諍所以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惟忍能止諍是法真尊貴

於是世尊不悅可拘舍彌諸比丘諍已即從

濟七

二十三

座起而說頌曰

以若干言語 破壞最尊衆 破壞聖衆時
無能有訶止 碎身至斷命 奪象牛馬財
破國滅亡盡 彼猶故和解 況汝小言罵
不能令和合 若不思真義 怨結焉得息
罵詈責數說 而能制和合 若思真實義
怨結必得息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是法可尊貴 瞑向慧真人
口說無賴言 詆謗牟尼聖 是下賤非智
又佛本行經佛爲五比丘說偈云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佛世尊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人
若能歸信法正真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他

豆升量折損爲主所瞋信已不取皆由羊噉
緣是之故婢常因嫌每自杖捶用打羝羯羯
亦含怨來觸婢如此相犯前後非一婢因
一日空手取火羊見無杖直來觸婢婢緣急
故用所取火著羊脊上羊得火熱所在觸處
突燒村人延及山澤于時山中五百獮猴火
七來熾盛不及避走即皆一時被火燒死諸天
見已而說偈言

瞋恚鬪諍間 不應於中止 羯羊共婢鬪
村人獮猴死

頌曰

貴富諍人我 貧賤自然羞 強弱相辜負
鬭訟未曾休 耻恨相侵奪 見便報其讐
怨結恒對值 累劫常苦愁

感應緣

略引

漢景帝時白頸鳥闖

漢中平年有雀闖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鳥與黑鳥群闖
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

向以爲近日黑祥也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

清七

二十一

癰公郢切頭瘤也共恭舟音方舟也殞羽敏切
也也視頸秦醉切肫徒渾切小豕也小豕也歔歔欵欵休居切
歔歔悲泣咽而抽息也裝潢裝潢胡光切霜切譊譊譊譊於代
戴興切譊譊譊譊有痕日癰愈責數數爽主切譊譊待

申公與吳謀反烏群闖者師戰之象也白頸

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
不悟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
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泗水之效也

漢中平三年八月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

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
六年靈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
天誠若曰懷爵祿而尊厚者自還相害至滅
亡也

右一驗出
搜神記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清七

音釋

二十一